
名山藏

#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 臣林記 嘉靖臣三

林俊　孫交　彭澤　喬宇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唐林蘊之後岳正爲太守俊成童見知成化十四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僧繼曉以秘術幸上發內帑數十萬爲建永昌寺西華門而太監梁芳主之時言路久塞臺諫噤莫敢言俊上疏曰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毋載唐宋

儒先之論謹按僧繼曉本一壬僉宵人多方貪緣誤
蒙異眷五尺兒童亦切齒罵唾敢肆無忌惑亂聖聰
大發內庫蓋造佛寺塡財無益之地使陛下蹈唐憲
梁武之轍居者遷毀勞者不休於聖壽未必能益國
祚未必能綿坐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太監梁芳傾
覆陰狠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以
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府庫殆盡家貲山積
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曉陰求蓋寺
外謂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氣財骨肉小人
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引以疾病重爲身危臣

謂不斷繼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即粉芳身不足償
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食三奸之肉卒
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竊念牛耕犬守走
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陛下七年矣臣說一行可以
洩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陛下爲仁聖主是
即臣勞無素君食疏入下錦衣衛獄杖三十謫姚州
判官後府經歷張黻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萬民
愁苦有祿之臣唯恐殿陛不盡聞時事不盡言耳言
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忠讜亦下獄謫
爲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吏邸舍書疏吏大駭扣頭泣

曰疏入彼此均死公義激或所甘心何吏累也俊曰死吾自承不爾相及俊妻覺之不敢以諫侍講吳希賢與俊厚令僕告希賢來止之俊曰吾志已决死後煩君一傳耳投赴通政司通政使張某屛讀歎曰君言甚正雷霆之下尚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至是二人直聲大震都下傳草有繪圖而鬻者人爲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成化二十年也其明年元日星變上感悟叙復南部孝宗即位廷臣交薦擢雲南按察副使南京御史姜綰等爲守備太監蔣琮劾奏多左遷者俊上章論捄明年用薦擢本司按察使又

明年綢湖廣爲繁内臣以事至境例有餽送儌獨不
與繇是吏部屢擬遷不報會境內雨雪災異復疏曰
竊見湖廣一省自弘治六年十一月日以來連大雨
雪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連大雷電風雨
卒暴雹霰交作陰霧晝晦雨水成冰膠結纏綴折裂
震野鷹饑附人虎窮入市其他禽獸手可攫取頭畜
凍死殆盡薪米涌貴軍民僵絕地方之變誠爲非常
刑之爲道召災尤易臣提刑無狀死不足贖然以臣
私心尚疑他端貴州借調官軍借運糧餉軍苦戰鬬
民疲輓輸都勻之征勢或不得已者斯臣心之所疑

也臣又見興岐造府役費太大吉府比者又復增蓋夫府第太大驕侈易生淺近而論創蓋艱鉅則修葺爲難居人寂寞則疾疢多作臣恐興岐二府宜小不宜大吉府宜修不宜蓋又宜循寧襄德三王府故事屋用甋瓦毋用琉璃及白石雕刻闌干等物且著爲定令廣諭親王既陛下內不失親親之恩又外不失愛民之仁臣聞直隸河南山陝江浙川貴皆大雪雹木上結氷臣復有疑凝雨陰也雪雨之陰也雹亦陰也大雪連月且廣又雹陰縱也雷雹不應冬而有不應雪而有不應諸郡同亦陰脇陽急且甚也木少陽也

陰勝則氷是皆陰盛之象恒寒之罰陛下宜默思博
考深究災原夫陽爲君爲德爲內爲君子爲中華陰
爲臣爲刑爲外爲小人爲夷狄古之論也奏上尋引
疾乞休得旨暫許歸養已言官交章論薦晁後業蘭
以星變薦俊與劉大夏皆一時人望不宜久廢十二
年起廣東右布政使辭又二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
總督巡江兼管操江既至再疏歸養不許頃之復疏
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月陝西
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搖倒官民房屋五
十餘間壓死人民頭畜甚衆地裂水涌災變尤異方

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小又荆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臣觀近時科差日重人民日貧誠恐草澤間有相煽起者

臣又聞漢宣帝本始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所以儒臣胡氏謂地妻道也臣道也著見若此如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思所善處則霍家之禍無繇而成夫宣帝賢君也霍光賢臣也謂帝不念光家謂光家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然臣望陛下於宮闈外戚內侍柄臣靜思而善處之他如災醮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

樣太巧丈尺太長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亦繇此至於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人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念者臣又聞華封祝聖人曰多男子詩歌后妃曰百斯男今中外人心日願陛下支庶振詵而難於言臣不忍終負敢併昧死時上獨篤張皇后不選置後宮廣儲貳外戚寵盛閹宦寬縱其他齋醮織造冗食蠹用佞言皆游內所望朝紳所諱頃之疏下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光祿少卿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

士劉閔可錄用以教太子因言陛下不邇聲色不事
遊畋勤學納諫畏天敬民誠孚九廟孝徹兩宮此身
教也然古先帝王暨我祖宗雞鳴視朝終日接見羣
臣詢民講治在深宮極少不黷神佞佛不作無益飲
食服用至樸無華誅罰爵賞至公無私故德修政舉
化洽俗成尤陛下所宜夙勉者臣身病親老日望還
山常思古人江湖廊廟之心輒謁鄙悃之誠更望陛
下以嗣息未多及西北邊爲意其大小臣工有卓直
積忤如周經許進楊茂元輩人乞亟收錄是亦教皇
太子弘量容直之一端江西新昌民王武作賊巡撫

都御史韓邦問捕擊無功爲給事中世忠論劾上命
俊往視并訪奏邦問事蹟俊身入武巢武驚出迎俊
擒四十餘賊自劾其他有名賊首賊出片紙指示巨
姓悉擒之撫散其餘黨因訪奏邦問才宜謫簡有旨
郎以俊代俊奏昔朱熹劾提刑唐仲友奪命授熹熹
辭不拜包拯劾三司使宋祁解職與拯拯拜不辭二
人美刺具見今日臣蹟類然不敢竊位不許於是均
稅糧平徭役教民自爲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
發賑賤糶愼獄申禁西政大舉居頃以母喪歸爲寧
庶人所奏責對狀乃罷故事凡外官朝廷有大慶賀

禮惟三司掌印官合行會城其他若鎮巡守巡有使
委者則隨所在展敬時寧庶人逆節有漸俊數裁之
庶人嘗乞換琉璃瓦殿有旨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
換俊言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堦賛堯卑宮頌
禹儒服河間樂善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皆
帝王藩服美德也寧府移封之初序則至親再造之
會國値至富然皆不用琉璃瓦者寧之先王豈非有
遐慕焉今遽改之數世之後非孝子順孫所以承前
美賢王讀書識事言多師古臣數侍教被禮獨優亦
宜私有以報王但小人先忤君子不同孟軻曰齊人

敬莫若我也伏望聖明萬懿親斷大義毋涉叔旼京
邸之求吳王几杖之賜庶人以是銜俊甚至是奏俊
毋於萬壽節近日不行慶賀便巡所屬有旨令對狀
云武宗即位兩京言官交薦得旨起及奏授竟不行
江西士大夫羣詣吏部必再得之乃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其地俊力疏辭寧庶人密賂劉瑾特許焉尋丁父
艱正德四年忽中批以舖馬取用俊改巡撫湖廣四
川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恩等倡亂兩川僭稱順天刮
地王大王總制尚書洪鍾等連年討之無功復改俊
四川興平之後素輕官爵屢起屢辭至是欲殺賊報

圍乃倍道去至通江先後斬獲賊首廖麻子麻六兒
饒老人生擒廖惠王仲甫凡得首級三千三百五十
餘因追過大小巴山分兵蹤之于星子于佳河于麻
柳于齊眉于高冠山于神廟岡于三十六盤每戰皆
捷至績雞嶺兵奮勇過河衝陣追北二十餘里至脩
溪復前後擒斬千三百餘人而頃之瀘州故賊曹甫
謀據江津俊馳赴之即以其年元旦乘賊醉夜半圍
燒之遂斬曹濬曹洵曹玉等前後斬獲千三百二十
餘人燒死九百餘人而藍鄢與其黨復熾復使永順
土舍彭世麟擒之以伏兵凡得廷瑞本恕及王金珠

等二十八人餘賊奔潰逼河官兵追圍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降勅奬勵進右都御史賜銀幣是爲正德五年也俊以殺賊非本心不能撫徒勦之悉疏辭其冬曹甫餘黨方四等復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總兵追擊大敗之復有銀幣賜俊復力辭歸功將吏焉先是劉瑾竊政俊正家居嘗具草劾瑾且上之後以在軍無暇至是瑾誅疏賀幷錄前奏聞且曰非欲衒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老病退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疏末更言

先朝王振之後保無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吉祥也而有劉瑾得隴望蜀窺竊富貴其人何限意蓋指切後來當事者有旨責俊劉瑾巳正典刑俊草久成當日不奏明懷奸畏罪令對狀俊自服妄言乃巳又軍中奏功故多爲權要所冒俊一切拒之至是益見嫉忽中旨毋辭賞聽辭右都御史致仕俊當官精勤切實所至爲民求隱雪冤嚴官吏而黜陟之其在雲南深險瘴毒莫不涉履巡撫江西入山穿谷茅宿草飯詣視賊屯或入其穴壘單車撫諭或住坐旬日或再三至凡八月巡八郡三十七縣其勤如此故

言永昌寺也又好斥毀淫祠雲南鶴慶寺有活佛歲時士女萬人爭泥金其面俊命焚之父老言犯者能致雹損稼俊不聽得金千餘入官嗣是連歲登稔民乃不惑及他先後所至斥毀以萬計吏部尚書楊一清連薦爲南北掌院及本兵皆不果寧庶人反後科道官薦俊當庶人竊名賈譽之日獨發京鄙几杖之譬先見足錄亦不用世宗即位勅起工部尚書凡三辭上曰新政之初羣賢滿朝朕佇俟焉尋改刑部尚書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諤諤俊途次考輯歷代成禮論以進又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陛見上注視久

之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權寓朝房並不做
室遇事屢有論奏居歲餘五乞致仕頃之管工太監
崔文名下李陽鳳等時向作頭宋鈺科斂不遂因譖
鈺於文捉杖幾死巡城御史亦同參奏下刑部文寅
緣內降取付鎮撫俊爲人不遑疏言祖宗朝以刑獄
歸法司罪無大小皆取平決自劉瑾錢寧等相繼擅
權雖元惡大憝意中所愛輒奪付鎮撫文致爲奸坐
使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今
先朝牢奸錮弊悉已剪蕩天下方仰頌中興不意忽
有此未思之舉乞仍付臣或都察院問治上不納明

日後復執奏上怒再責俊回奏俊奏陛下責臣違旨臣錯愕無地竊惟我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務盜付鎭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聽之囚反付推問者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内降臣伏思人臣奉公守法爲職犯顏敢諫爲忠陽城裂麻以拒延齡之相狄兼謩封勑以阻藏吏之赦忠臣愛君往往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奸之崔文蠱惑希寵嫁左道以興齋醮蕩上心亂我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既視若無覩敢沮滅成憲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深爲此懼申論祖宗大法之不

可廢而人愚言實力欲回天跡若違旨罪當萬誅上曰且饒這遭矣是時廷臣交章論諫者八十人俊已五乞歸最後八上因爲上述孝宗皇帝時劉健謝遷等故事言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將歸之言惟聖明納焉遂許之歸特加太子太保與驛還鄉命有司給米輿夫歲時存問復辭免不許嘉靖二年也俊去一年諸臣以爭大禮廷杖至有死者俊即家上疏人君以寬仁爲德剛正爲威方推隆本生廣弘孝理而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包荒之下爲容納一欠臣奄奄待死敢倣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僭有獻言臣

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臣及見成化時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氊疊帕然猶臥病數月正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醜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新詔收䘏士氣始回不謂議禮異同偶干宸怒輒復有此臣又聞成化弘治間詔獄惟叛逆妖言强盜方有好生打着問之旨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推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方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方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意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

遺殆盡朝著爲空近聞石瑤欲乞休致惟聖明留念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不勝愛願懇結不報嘉靖六年年七十有六得疾復草遺奏勸上勤學政親賢才保聖躬以行儲貳及預辭䘏典瀆甚吁聖躬皇儲者再俊好讀書愼交遊接引後進惟恐不及爲南僉都御史時李承勛爲郎過之語承勛曰昔王三原公在南都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賢士大夫往來無虛日今吾門何寥寥也豈俊不能屈己哉胡賢者之不至也承勛曰今士大夫所與公

交厚者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三人者俊最厚承勛曰請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問所短曰某短於某承勛曰請問公所長俊遜謝請所短俊曰殊不自知願子之教之也曰承勛毋侍教左右所聞惟節義文章未嘗及學問公長在是短亦在是歟俊大歎服當時士大夫論當世人物推俊韓范富歐閒七年明倫大典書成上追罪俊進歷代成禮論革其生前官職子達以士禮葬之穆宗改元追恤復舊加贈少保賜葬祭謚貞肅俊有弟侃信皆知名達歷官南吏部郎中工篆隸能古文楊廉林俊西蜀奏議序先

生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撫綏爲上策在蜀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

孫交安陸州人今爲鍾祥縣人初名蛟舉鄉試入太學爲祭酒丘濬所器與更交字之曰志同其先本合肥人五世祖銘兄弟六人從高帝起兵以功授銘安陸衛千戶弟二人皆百戶天下既定銘率子虎及炳入見高帝撫之曰吾部曲兒也虎讓炳官調炳西安右護衛從秦王王秦虎遂居安陸交舉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諸僚散衙歸舍或出謁謝或相拉賦奕飲酒交獨讀書署中及暮乃還爲

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長吏部調交自輔彥
陞選郎交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朗鑒居吏
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值遷除與尚書
斟酌悉當才地京師爲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弘治
中遷太常少卿這經略黃花鎭諸邊隘增牆塹廣樹
藝以遏虜騎言邊事數條並見嘉納正德初擢光祿
寺卿居二年進户部右侍郎時權倖橫濫光祿多作
無益費民蠹財而户部内外倉官監紛置漕卒困誅
求交裁省節縮不激不隨事以亡害既改吏部右侍
郎張綵長尚書吏張綵妄交累引王恕故事諷之綵

銜南調之緜敗進南吏部尚書頊之名入爲户部尚
書時錢寧諸奸復幸干請鹽引耗撓邊計交拒止極
力燕商河洛三蜀閒大盜竝起朝廷命將征討調度
亟急而四方上災荒者當覆奏蠲某處賦若干截留
某處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坐不得時繼内外兩
難交調停適當不求近名求濟事而已而見民貧斂
急官爵冒濫賜予無節宴遊之非時齋醮之無益一
切靡耗終不能違蔽通明阻權倖索取之路則嘆曰
胡使我至此極也八年與禮部尚書傅珪竝以職掌
不遂乞致仕南北臺諫相繼疏留吏部尚書楊一清

亦以爲言並不見納其縣有雞籠山九峯並峙去交
舍百里交歸讀書其中而睿宗在興時最愛重之交
所居隣興睿宗爲割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穿塽垣
遶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
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卽位
名爲戶部尚書交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清利源乃
可返殷還阜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通倉增置內
臣大冗蠹匏漕卒且以閹豎預邦計非祖宗舊御馬
監內臣宜遵祖訓專莞蕃牧不宜臨莞輸納芻豆所
莞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

今內臣奪其地役其人乞革罷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是時上起用二三舊臣天下欣欣有太平之望既而中貴近倖尚沿正德之習二三舊臣亦念上沖年未知他日意所嚮守法太固而執之太堅天子英少見謂二三舊臣立意朋橫上於是不及一載先後求退而上皆許之交與林俊去位同時所予恩數亦如俊大禮成上念交無所議阻進光祿大夫柱國居五年卒年八十訃聞輟朝賜祭葬謚恭僖交恂愨無大臣氣岸而清慎脩雅始終一致絕口人過厚於故舊家無媵婢

僮僕不奴斥之有司爲治坊表輒謝止都御史潘旦
移檄曰公學師聖賢行約道義清介絕俗明哲保身
宜爲公表里公旣辭謝儆致贖鍰若干交俟旦轉秩
送金還于元仕四川按察副使以交老乞侍養元舊
監司浙東金衢俗不舉女元重爲禁於是浙東人生
女者皆呼爲孫女而睿宗重交欲納其女爲世宗妃
交辭讓交女終身不敢適人
彭澤字濟物故長沙人繫籍蘭州衛少慷慨有志節
弘治三年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
中以執死獄名聞搢紳閒達虜犯邊澤上攻援策而

當時知澤才矣已出爲徽州知府徽名能府者則有
前太守孫遇澤初至政化平平耳徽治良漆器澤家
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吏護還澤父見吏曰吾以吾兒
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有惠政聞吾耳
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即貧椎髻布身可使女出嫁奈
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即持一叢裘一襆從關
中徒步至徽府門告守門曰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
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
謂自知之門者私入白澤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
盂襆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

告　門夫宗　爾獨不能頃刻跬步舉乎澤跪拄
入父登堂跪澤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邪問
民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
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為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
自取杖杖澤遂復徒步去澤涕泣蕩濯振政遠惠去
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旱鄉民入府迎澤
澤所至鄉輒雨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有竹馬意徽
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彭公二年既
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治如徽州時府有
奄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具棺府堂後曰吾身並附

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名邊將分剿之澤亦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眾遂以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命澤同總兵時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復剿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土魯番據哈密取其金印欲入寇甘肅大學士楊廷和推澤總督川陜經略澤以外夷好利其天性遣人齎金幣與土魯番和解之而所遣使者私許土魯番增幣澤不知也亦尋乞致仕既土魯番以不得增幣復據哈密寇

甘肅而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
執熟夷失拜者烟之欲為內應者捶死之土魯番乃
引去失拜者烟子入貢京師呼冤長安門下錦衣衛
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兵部尚書王瓊故與澤不協
且受夷人玉則請給事中臣御史春往勘故欲中澤
以危法既勘歸無所及澤瓊又遣其屬儲珊路直會
會同館主事張潔賂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潔
不可瓊乃自上言澤擅遣使妄增金幣謬言欽賞自
遺書求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并昆九疇俱宜逮治
下廷臣集議之衆為澤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

毛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奸人都給事中王爣石天柱皆爲澤稱枉瓊追衆論曰我豈害彭某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澤奪職爲民昆九疇皆逮問居數日瓊假內批謫天柱爣于外任而朝論太不直瓊世宗即位從言官言戍瓊榆林特起澤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兵科給事中史道外補揣楊廷和不合上心極論廷和過惡上下道奏吏部參看下道獄訊治澤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爲國乃爲小臣所構正德間道爲諫官嘗力捄奸黨許泰張洪王瓊陸完等自知素行不齒猥以搏擊當路爲名道

奸人之雄不可不治請自今科道官不揆大體不徇
公論聽舉劾黜退以示戒懲上曰楊廷和輔佐忠誠
剪除奸逆定策翼戴有功不居朕方切倚毗史道捃
拾浮言橫肆誹謗大傷國體已有旨逮治今災異頻
仍正上下交警之特若讒佞得志公議不明正人相
率嫌避夫豈國福卿奏激忠憤遠慮世道今後吏部
選補言官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除大奸大
惡機密重情許其獨本參奏餘皆從公會本有挾私
報怨中傷善類者本衙門掌印官并各衙門堂上官
具奏吏部稽察當否量爲黜陟以昭平明之治科道

官以詔旨阻塞言路自澤倡之交章論澤澤上疏乞休因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代徐景嵩私怨璜實無罪僑亦自劾乞休且曰公論之在天下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所誣不足辨顧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故亦言澤并阻塞言路者澤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極論澤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諭乃出有頃乞致仕恩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制陝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澤處置哈密事并及楊廷和而澤先坐為民上不復罪也澤為人長大腰

帶十二圍偉顧盼平居鮮笑容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恚忿左右皆廢當武宗南巡每常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叩頭其忠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謚襄毅澤每出師甲冑躬士卒行伍中突入賊巢不顧其後老而無子夜夢殺賊西川勢如破竹因大譁動禁語作聲其妻覺然謂日公生平履兵鋒鏑之下豈無枉死今乏血嗣殆天譴耶胡尚不忘寤寐間因相對泣下澤所著有疾書餘取妙契疾書之意

喬宇字希大太原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郎中皆知名毅正統間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吏刑兩科給事中數上章糾官邪規切時弊多見採納擢大理寺丞轉少卿陞工部右侍郎居官謹愼不詭隨鳳亦秉父節治官宇少

奇穎善誦藻思沛然從父宦京師時楊一清爲中書舍人談經之學盛天下守受業爲高第成化中年十七中順天鄉試二十年第進士復從李東陽遊肆力古文詞又復交遊海寧諸璀晉江蔡清毘陵邵寶和順王雲鳳藁城石珤究於問學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尋丁母憂服闋吏部尚書王恕特除文選主事爲其屬累調郎中拔賢才塞僥競三與考察輿論稱允遷太常少卿守博學工文精篆籀篤好山水雖棊奕之戲亦冠一時生而長身偉貌舉止凝重導駕齋壇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初劉瑾用事守恬

守無閒其未年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寧宸濠謀反旦夕東下從容籌畫草創戰守具且誓諸卿臺諫同謀協力而外與客談笑奕飲自如則即城中作二軍鑿空出飛報火牌以誤之曰某月某日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出某路某月某日朝廷命某總兵統土漢兵若干萬出某路攻宸濠刻日矣宸濠躇遣死士可三百分伏城中約爲內應守度守備太監劉瑯與宸濠善必知謀名瑯所用事人語之曰外間籍籍言乃公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官且上聞可語乃公審擇利害科道一聞乃公禍矣

我非愛公不出此言卿急孟見守自白且哭且謝曰
微公卿虀粉已自此不敢與宸濠通宸濠所約內應
人與其間諜往來守悉次第偵截之執而梟之江岸
知指揮楊銳有勇畧使守安慶而誡之曰此南京上
游也去江西爲近賊有計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死
守之宸濠至銳拒守十八晝夜宸濠驚恐曰安慶猶
爾况南京邪又聞守南京有備殺方士數人謀退兵
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王守仁
所乘其冬武宗親征至則賊已平朝正行在有旨令
百官著戎服守率先以朝服入江彬怠駕出入挾邊

軍魁然大也宇先選健兒鬬手爲輿卒皆渺小耳一日集演武場彬問宇此中有健鬬者否寧可與我軍一角宇曰未及求也卽以檄輿之异卒稍試之邊軍一再鬬皆僵彬大驚謂江南人人如此也彬射生暮返呼聚寶門欲入宇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手鎖鑰孰敢私啓且是門也偪近行宮除道不馳仗馬不呼彬竟止報恩寺不得入明宇出省候夜來草次公勞苦矣彬有所假旨宇事事面奏必得旨乃行也世宗卽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卽名拜吏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宇與林俊孫交彭澤並見

藉重中外仰慕焉居頃之史道誣劾楊廷和下吏部
參奏道挾私妄言爲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
又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較尉受等支俸通倉橫取
狼藉管糧主事羅洪載捕受等按罪語連瑾瑾陽懼
求杖以免洪載遽杖之瑾奏洪載擅笞禁衛官較齋
甲縛掠人上下洪載鎮撫司獄榜訊林俊孫交若科
道官戶部郎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上疏論
救請改付法司上付鎮撫如故謫洪載外任守軌奏
不允而林俊亦復以崔文李陽鳳獄改付鎮撫累辭
求退御史秦武言陛下名喬宇於南兆林俊於野中

外鼓舞同時讚頌張瑾一衛士耳李陽鳳一役夫耳侵害部屬牽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見聽事關國體不可不愼上下所司而已既內織染局太監永乞付勑與本局官織造蘇杭上命內閣予勑楊廷和不可宇復與科道官極論上稍不悅宇矣桂萼張璁席書方獻夫霍韜以議大禮得上意宇疏禮官之議隆正統也萼璁之議厚私親也隆正統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厚私親者適中皇上易從之意我太祖祖訓有兄終弟及之言所定大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生亦名父母陛下稱興獻帝爲本生所以尊祖訓律

文之義正統之傳一本之恩兼全無失上曰姑且不治何言朕心適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上名席書代取萼璁韜于南京言官馬明衡季本陳埅等並被黜謫宇言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内離骨肉外閒君臣名曰効忠實累聖德書代汪俊特出内旨不與廷推國家百餘年來未有此事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名萼韜疏入報聞上旣授萼璁獻夫爲學士宇言聖朝養士名節爲先席書不出廷推臣巳力言不可今復有璁萼獻夫之命夫内降恩澤多施之佞倖小人皇上

御極凡先朝傳旨陞官雖匠役官軷亦盡黜革況學士之選甚榮而士大夫之進可干上切責宇曰任才用賢古帝王治粤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干進者已科道相繼言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鎭撫司切責之宇引疾乞休許焉御史許中劉隅各疏言吏部尚書喬宇忠清冠絕保障多功銓衡表物倚毗宜切上曰朕覔舍宇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命冠帶閒住宇素風澹泊所居器用陶甓衣服若寒士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獎平生未嘗有惰慢之容毀譽之口端嚴惇博如海涵而嶽重其爲山水

好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探隱搜奇具諸紀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宇守没有二妾殉之其一宛平之劉其一儀眞之許

郎曰世宗即位林俊孫交彭澤喬宇並以耆德宿才列長六卿未幾皆去海內共惋惜之四君子者或鳳時鸞鶱羽儀朝宁或周鼎商彝序列堂廟則天下之人所用跂跡而追風者歟

席書　胡世寧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其先祖友軫受學吳澄之門弘治初書以進士知郯城興水利墾荒田賑饑興學益

賊莫敢入境歷戶工二部主事時雲南晝晦者五日
南京刑部左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奏黜貴州一省官
自參政而下三百餘員以應災變書上言自古弭災
之道人君則脩行側身大臣則引咎去位然後察百
僚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塵罪本方之吏近歲雲南
景東衛雲迷霧慘晝晦五日陶孟等處各有地震雷
火等災皇天后土昭示非常愛陛下至矣樊瑩奏黜
貴州省官三百餘員意謂不職所名臣竊謂此等災
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不在遠
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按春秋梁山崩不書晉者為天

下記異也宋眞宗時彗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
爲憂詎一方耶詔求直言減膳避位而彗遂滅推古
證今殆可知已天地之氣譬人一身平時調攝有道
元氣無虧然後肢骸無滯癰毒不作若居常寒暑失
和飲食失度情欲失節則元氣內損血脈不周癰疽
癰腫或發胸背或發手足今天下京師人首也充豫
荆徐胸腹也靑齊浙陜手也川廣雲貴足也手足疾
作補其氣血理其榮衞則內氣壯而餘毒消苟藥石
鍼砭專攻毒所竊恐病根未除將入腹心雲貴災異
正如手足毒疾今議弭災脩政專治災作處所豈非

舍血氣之本源攻手足之末流天子四海為家中國
為身雲貴雖遠疾痛痾癢未有不切陛下氣脉者夫
天下以軍民為根本軍民以財力為氣脉財力足則
生養遂生養遂則人心和而天變不見於四方近年
諸邊重鎮寇患不止腹裏地方水旱相仍縣官疲征
斂小民困徵求有鬻子輸官者有出產無貿者民窮
財盡莫甚此時而光祿寺諸監局供應進用數倍先
年冗食官員積至累千投充匠較積至累萬脩齋設
醮歲靡虛月僧道坐食無紀寺觀營築無停蘇浙織
造無已近臣賞賜無度皇親之家侵奪軍民網羅市

利大小內官凡繫軍馬錢穀衙門日漸加添幾倍祖
宗時大獄據招詞而不敢辯刑官知寃抑而不能更
大臣直言在閒未起用小臣言事被謫未原復文官
傳奉有之武官不繇兵部有之雜流外品僭濫名器
乖政傷和致災之繇孰過於此近中外報災陛下累
下寬恤尚書馬文升等請減派恤民即日施行陛下
好生之心可謂至矣然使陛下徒有其心而民財民
力日益耗瘁者法不振故也夫法者祖宗之法天子
與臣下百世守者也設有諸事如臣所言爲大臣者
不惜爵寵不避權勢確執成憲一不允至再再不允

至三三不允懇乞去位陛下將曰此大臣何爲去也必感悟矣居言路者不懼乖忤不避極言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三不聽懇外乞補陛下將曰此言官何爲去也必容納矣今爲大臣者遇壞法事未嘗不執一不允則曰職盡矣無如不允也况有漫不執者爲科道者見壞法事未嘗不陳一不聽則曰巳言矣無如不聽也况有漫不言者故使陛下仁恩不敷者左右壅蔽也使陛下不知左右壅蔽者大臣言官也如近日延壽塔之作諸大臣力正科道交言陛下俯納停止中外臣民焚香作慶蓋繇言之也詳故陛下

知甚明正之也力故陛下斷甚决也使陛下舉一事
與一役率匡救如此豈有言不聽諫不行哉又如近
日商人達等投認皇親家人奏准淮蘆鹽引戶部雖
經執奏科道亦嘗進言未蒙采納者蓋緣任法者不
能三四執奏司言路者不能三四力言也使陛下眞
知商人名雖買補其實斂損百萬邊儲豈肯徇貴戚
之私壞祖宗大法哉中外皆曰方今上有堯舜之君
惜下無皐夔之臣故使斯民不被陛下堯舜之澤者
諸大臣過也使陛下不能率繇舊章者諸大臣過也
使陛下不能燭左右奸欺知閭閻疾苦者諸大臣過

也考古大臣有以霖雨恒陰謝罪求去者有以地震
免者有以無雲而震免者今大臣引罪不聞一人貴
州偏藩考退乃至三百餘衆而雲南一省不知所退
又幾百人矣雲貴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鬬殺相尋仕
其地者妻孥不給窮乏難歸且所退然類多小吏夫
其虐暴則不能淫刑貪饕則不能賁惠用區區微臣
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若云災傷地方則貴
州原無災異若以罪繇米晉則雲南故非所部若曰
二處相隣則四川亦在接壤因此加彼治西遺東臣
愚不知所以也去歲湖湘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

屋或水沒人畜生命或雷雹殊常或雷火迭見或猛
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揚應天等處流移
載道餓殍塡途議者獨察雲貴不及他方豈雲貴多
貪他方盡廉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
隕于禹城近年有物如黑黍徧雨忠州而議者以事
關國家非緣州縣未聞罪禹城忠州官者在此則原
其無辜在彼則謂其有罪臣愚不知所以也唐陸贄
曰凡今在位任大者其責重位近者其罪深邇年大
臣據高爵而不圖委任妨賢路而不引正人迷祿戀
寵一息尚存一念不止幸藉聖天子太平之福祖宗

無疆之休竊祿偷安一旦有事誰寄安危誰擔忠孝誠恐人議未一人心未愜天道有知災異殆甚臣聞瑩奏不覺心思失平望勅吏部議處或欲綜核名實感格天意則先自兩京文武大臣下至科道部屬等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中外點貪酷之尤者與雲貴同例或以朝覲在邇京師考察亦近乞詔百官改圖既往思報將來令雲貴被考有名官員待會朝之時與各省官員一體從公再察此帝王蕩蕩平平奉三無私之心也書入孝宗欣覽帖置座右頃之擢河南僉事回賊流劫汝鄧間書剿平

之正德初陞貴州提學副使王守仁謫龍塲驛書率
諸生延爲師遷雲南右布政使平霑益州夷人之亂
累轉福建左布政使宸濠反王守仁傳檄諸省募兵
獨書與按察使周期雍卽日赴援聞賊平道歸嘉靖
改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南兵部侍郎時京
軍以乏糧與怨書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之江南北
大饑方議賑貸書言饑狀且上賑粥要議戶部臣喜
曰此事便可屬席旣被命令州縣十里爲局市米作
粥待餓人稍蘇開給銀米大禮之議人持異見書私
擬疏與張璁指合而不敢上聞桂萼助璁倡言時正

寡助錄上書草楊廷和汪俊等去位上名書爲禮部
尚書言官論劾者八十餘人上益遣使者督促至而
大禮遂定禮成之後條新政十二事倣姚崇要說之
意請上決行之御史藍田劾書自居姚崇比上玄宗
大不道書乞罷不許削田籍大禮集議成加太子太
保獻帝實錄成進少保世廟告成書謂宜倣宋郊祀
覃恩之典寬釋議禮獲罪諸臣具疏薦羅欽順自代
重修大禮全書以書爲總裁書入朝二歲賜賚頻仍
而病目至瞽屢疏乞罷上曰卿出朕簡方資輔弼厥
疾彌畱勉從卿請加武英殿大學士用示優異然難

卿遠去賜第京師月支俸如故命甫下卒上親祭之
文曰惟卿學得眞傳德惟一致忠誠端愼簡在朕心
方共圖政理之淳乃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事之臣
日或揆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贈太傅諡文襄
遣行人護喪官其子尚寶丞書久歷外服門庭如水
中外稱爲廉能之臣其始慨然有志學問旣以議禮
見用朝士羣然攻之亦不能無新進之習矣書巡撫
湖廣時長沙人李鑑劫盜拒捕知府宋卿按治之鑑
故豪有力有爲居閒者書奏卿故入人罪爲官貪酷
上遣大臣往按俱無實書輒言臣以議禮稍忤諸臣

瑾欲反臣初奏而鑑得免死適邊其弟春以簡討出爲僉事書乞思留之爲言官所劾然春在翰林爲日講時講習恭慎後爲吏部侍郎又有弟象正德中任給事中以諫止北巡乞留老成遠近倖謫夷陵象居夷陵有惠政世宗登極復官尋卒萬曆改元贈光祿寺少卿書學爵谿王守仁所著有鳴寃錄爲陸九淵鳴寃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家貧勤約事父母無乏子役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中鄉貢士時則辭計偕路資之半既登第除德安推官岐王近倖欲困知府

需索旁出世寧爲幹辦迄不病擊治其府中豪強巡按御史知世寧將疏薦之世寧言及輒更端世寧執治岐王府中人王有言世寧對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立國根本千百年之民敢不愛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爲人強果亢厲多詆世俗弘治正德中數言事言今俗靡士情以因循爲愼重緘默爲老成民力日匱而在位僭奢宜汰冗費重守令經武備南都多戚與富世寧治獄無所撓機戶侵官錢累萬世寧擬盡本法有御史希劉瑾意反劾世寧失入人罪廷議皆直世寧御史以黨奸謫太監劉瑯守備南都獨 世寧與張嵿余祐查約魏

較不往候謁約僚貳動相規正勿頡頏猜嫌如世俗

張嵿蕭山人成化進士知上饒縣不徼聲譽清節

熊過人陸南兵部主事初部屬諸內守愿必長跪凡

章疏手錄之嵿見內守備獨肅拱章疏下部不手錄

日主事並小史耶丁內外艱服闋改南刑部歷郎中

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劉瑾爲之不聽正

德初出守興化郡人戴大賓未婚及第瑾欲奪其舊

聘以弟之子妻之復以屬嵿亦拒不許瑾怒逐擯隆

平侯事罷歸家居杜絕賓客饘粥不充瑾誅復職歷

江西右叅政尋遷右布政使轉左數拒絕宸濠宸濠

呼嵿爲病風子遣人饋以棗梨薑芥四果嵿呼其人

日王欲我早離江介耶臣子受命朝廷行止政非人

能預述職考最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武廟

西狩江彬錢寧輩誅索郡邑一無所應羣小怒譖構

之即移疾乞休後爲南工部尚書　余祐鄱陽人始

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居仁潛心踐

履徒步往師之居仁一見以女女焉登弘治己未進

士授南刑部主事轉員外勳臣有爭襲者祐當署其

案忤劉瑾意落職瑾誅以薦起知韶州鎮守內官市

物不予直又以白金二百强府為市攻機祐入其金
於眷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辜祐澁慰遣之爵以
聞于朝鎮守懼稍斂會天旱鎮守日余知府自謂愛
民必能動天可令獨禱祐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愈
浙陰達人構于歐衛日月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
也既媒孽無所得則設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我致
不敢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副使丁
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
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祐詰其
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南寧同知稍遷韶州知府
投劾去嘉靖初詔復副使歷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
爭可否當其辭氣轉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
中之其劾章曰心慕乎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曰偏則
有之泰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遷湖廣布布政使雲
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名未行轉吏部右侍郎祐自
謂廣西後公論益明當國者知祐剛正可大用故未
久屢遷吏侍報至而祐已不及聞矣祐好善嫉惡出
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與魏校張岳尤善人
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退無後言有攻過者欣然樂
受人以是信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祐云■查約

海寧人弘治壬戌進士以南刑部郎出爲福建僉事
悉勤畏愼所至問民疾苦旌義烈辯寃獄驅姦慝治
有異等屬歲旱疫癘大行躬勤禱祠給藥療之淸汀
狴犴開釋無辜天大雨疫亦良已延平邵武暨福州
軍相繼煽亂約以單車申諭衆咸讋服擢山東副使
以憂去補江西進福建參政徙左布政使政治如前
會賊官人林汝美以殺妻論死獄中與劇盜車小二
同繫候官令黎文會甘酒廢事二四私賂守獄卒解
免之遂得藏兵瓜中以麥飯詐人一日二四率衆破
狴犴出賞令又破府中獄出之約自以故有犍閭中
且前三郡兵亂悉其單身諭降冀賊可化誘銳身前
諭言未脫口刃已陷胸遂遇害闔人痛約草草死斷
哭甚哀立祠祀之按有傳既出爲太平知府太平廣西惡府也所
領十五州縣皆土官異時守不利其貨賄即輕易擾
亂之土官故謁守甲而入不庭參世寧絕其私賄禮
接之土官俯伏堦下如中州長吏也服過其管帳縱

閱騎射則數教其民譬之利害民皆順治不復附土官桀驁自固土官子弟應承襲者使生歲以聞既十歲朔望攜入謁俱識其年貌土官死即與保襲不復如異時請勘展轉吏飽錢乃施行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累敗官軍總兵康泰與世寧入思明城執文昌兄弟三人既泰恐見劫率兵夜遁委世寧空城中而世寧所屬土官已預伏兵近山爲世寧防變即日張旗建鼓護世寧還未幾以母喪去諸土官泣送二日驪之乃歸服除赴補過滄州流賊攻滄城世寧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

有薪乎曰苦乏耳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即見州守琦
勸其修城守浙江有部軍器者至世寧謂守琦曰納
之天幸也詰旦賊攻州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授兵
登陴軍容甚威適肇慶指揮聶獻寓城中率其徒持
弓弩從陴睨射賊多死者賊以退除補寶慶寶慶岷
王府在焉約府毋受訟請王禁太監橫斂王及諸宗
裔若太監反賢世寧皆從之踰年陞江西按察副使
時江西盜起寧庶人宸濠威勢日盛侵漁逋責殃及
閭閻而庶人方外為博學多才延譽搢紳間莫敢言
其過失世寧所駐劄東鄉叛賊王浩八等流劫廣信

世寧追勦之擒獲首惡撫順者爲奏原遷縣浚城經
武療饑民用妥帖束鄉賊平姚源賊復起都御史俞
諫調世寧犄角之世寧意在招撫與諫不合疏論平
賊三策末言宸濠府中所爲最激盜端竊恐禮樂政
令漸不出朝廷而江西益可慮庶人恚甚諫亦忌世
寧庶人奏世寧妖言離間行金中朝必殺之有旨下
巡按御史逮是時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歸家待命
庶人挾勅旨偏遣兇徒龔求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宸
濠黨也盡囚世寧家奴索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
察使匿世寧官舍中世寧遂變姓名間道投詔獄

而宸濠必欲致之江西獄以困之錢寧持旨下內閣
楊一清持不下他日一清謂錢寧曰公何爲寧報復
耶寧驚曰事何與寧且豈寧得爲也一清曰欲公全
胡耳世寧得不移獄江西居一年言官交章訟寃久
之滅死戍瀋陽又四年庶人反赦歸薦除湖廣按察
使擢僉都御史撫四川世宗即位求言世寧言自古
帝王莫盛於堯享國之永亦莫過之史言唐侯特起
爲帝時年十六其後享國百有一年皇上起自興藩
入繼大統即位之蹟春秋之富皆與堯同聰明仁孝
天性之美亦復類之臣願陛下脩堯之德致堯之治

臣聞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昔宋臣司馬光以是告君而孔子對魯君亦曰智仁勇史稱堯仁如天是其仁也其知如神是其明也帝德廣運而曰乃武是其武也臣願陛下舉斯三者存養省察用人行政無不求合更取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命儒臣摘要以次進讀而又講學充之臣竊見先任郎中新任副使魏校先任修撰後改同知何瑭氣溫學正先任編修今陞僉事部端性醇行方此三臣者可爲講學輔導之資臣愚欲乞量依原級改置經筵必能開導聰明輔養聖德臣竊惟賞罰人主大柄陛下即位之

初舉措固已快人尤願內外遠近視爲一體賞則幽隱不遺罰者脇從罔治如內擒江彬肘腋之患此外擒宸濠背叛之功事亦不易也均當論叙昔附宸濠以啓亂今附江彬以取勢罪尤深[illegible]也均當追究文臣忠正者既褒録矣武臣有指揮牟斌者累執法以受罪內臣有承奉周儀有不從逆而被殺吳意此類皆宜一體收録以示平公至於誅戮權奸亦宜論平日稍分差等使得勢擅權者將來不敢大肆臣竊惟陛下有堯舜之資當得皐夔稷契之賢而用之不可必得得如姚崇宋璟斯亦可矣近日言官奏起舊臣

如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其人也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喜守正則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之歸濟變則崇臣願陛下早用四臣置之輔弼或部臺要地設施匡弼必大有補林廷玉字粹夫侯官人剛果敏達雅以文章自許登成化進士選吏科給事中弘治初轉右給事中上疏治公箴請誅大監梁芳妖僧繼曉上納其言轉工科都給事中以論程學士敏政會試關節不愼忤旨下獄謫判海州稍遷知茶陵州作洣江書院日與諸生講解意之所到吟詠長歌忘身在謫陞廣東僉事進提學副使山西參政入爲通政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劾大僕寺丞鑑貪縱武廟下鑑獄而謫廷玉掌南京都察院事未幾論者承瑾言其擅拘遂乞歸杜門二十餘年引知名士置酒高書翛然有玩世志世寧又言逆瑾竊權之日死生呼吸一時廷臣莫敢正言故給事劉茝監察御史

徐鈺二人獨爲剴切苣奏傳聞天下稱頌鈺奏隱淪
人或未知旣而二臣皆以黨籍去位璡誅復用又儳
遷知府苣苣金華值地方晏寧惟以勸民善俗爲政
鈺任廬州大盜充斥保障功多然而忠賢作郡公正
自待撫字惟勤送迎或簡以致上司不悅所志難行
鈺則屢奏乞休得請致仕苣又不幸遇逆臣潘鵬誣
貪劾罷臣平生與鈺相知其人外和內剛不異流俗
至於推賢樂善物我無間忠國愛民生死不二眞君
子也苣雖昧平生然金華士民稱其愛百姓如妻子
處同僚如弟兄待羣吏如奴僕臣愚妄謂如苣鈺二

臣即不堪作郡猶當改他職而死仕則利民去恩簡
上不遺在野誠望聖朝未幾名爲吏部左侍郎聞父
喪還世宗三年詔議睿宗皇帝尊號廷臣爭論多被
朴除名世寧既免喪家居具疏乞休因言臣久病痼
自分無生每念古人有以屍諫況臣未死敢瀝餘忠
昔陛下踐祚之初臣嘗引宋臣司馬光仁明武三言
以獻其時竊見陛下子惠元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
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羣臣執議
大禮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斯怒薄示
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

竊憂之譬諸天地仁則雨露明則日月武則雷霆雷
霆之威時一震耳震數而過則天褻而人蹶故仁或
可過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武決不可過
也武過則殘臣願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司寇問狀
輕重誅黜皆依律斷奸不能惑倖不能移所謂武也
若乃廷辱箠撻則恐或有雷霆偶襲日月遂傷襲則
壅仁傷則閼忠夫新進英特令雖一言有合後難保
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臣令雖一事太過後難遽其
事事之皆非臣願自今謹之陛下親定大禮追崇皇
考上尊聖母其在陛下已無于臣父之失其在皇考

聖母亦無卑臨尊之嫌矣正兩考改皇伯中外紛爭
絮絮不已臣非敢謂其不然也竊見陛下入繼大統
雖云皇考遺體倫序當立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擁
翼之後實賴聖太后功居多旣而卽位以來人心永
戴實承孝宗皇帝聖治之貽臣知聖心純孝皇伯之
稱必有不忍遽改者但顧明以此意止在廷之再言
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
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親舊羣臣咸頌陛下
之德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不泥其
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其父未嘗不尊爲

天子也雖尊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非
徒為繼統之大義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也孝宗之崩
也天下臣民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權奸竊政正德十
有六年之間天下凜凜惟恐孝宗之業墜也一旦得
陛下入繼大統親則猶子德則同符翕然歸戴若見
孝宗今若如議者之言遽改初稱愚民不知又將翕
然懷悲遂謂孝宗無後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聖王
制禮必因時宜事之興革常順人心羣臣所執固欲
為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

感乎陛下至於激烈聚哭已則非禮矣昔盤庚遷殷
浮言胥動再三誥諭商道復興今聞陛下宣諭羣臣
不盡加罪誠古聖王用心若更擇其忠誠有識平正
不偏一體信任共圖民社則萬世之孝也世寧先復
有疏言大禮事慮爲迎合欲上不果會有罷廢小臣
請遷睿宗陵寢合葬京師者世寧上疏陳駁又慮下
誠未孚乃并上前疏欲世宗知其將順之意上悅命
病可趨朝世寧辭不許召起兵部左侍郎會上體違
和上疏問安并言却病之方曰人臣愛君如父不能
自已如蒙俯鑒乞將臣奏留中居頃之復上講義三

章其一大學秦鳴雷若有一个臣章其一書維辟作福
章其一易不出戶庭章具有規指更乞留中省覽不
必批出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若告密者世宗以
先有大禮疏心喜之經律言不行世寧黑面曉顏電
肸獅鼻顧身不踰中人口則期期而才長數奏亹亹
論天下事累帙連章多先爲將順親愛之言自結於
上後始引之正上以是親之論事雖多輒報溫旨嘗
言將順與逢迎不同君行非而臣迎合逢迎也君行
是而臣成就將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平日愛惜人才訪求推薦不遺餘力若侍郎何孟春霍韜副都御史李承勛都御馬昊陳九疇唐龍汪鋐給事中孫懋徐文溥御史徐文華程啓充李潤范輅郎中姜潤主事余鑌副使施儒楊必進知州樂護聞或家居廢或遷謫不敘皆頻言於上其言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尤切言昊先任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貢緣權奸逮京閒住九疇先任兵備徐選番戎入寇內誅夷奸退強虜爲番使窺亦虎先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戎將以殺功錯迕又爲聶能遷等流謗逮至邊軍施儒楊必進皆先任御史及陞兵備殺賊安民施有功績儒則因禁民怪俗之謗必進則坐彈劾一人之誤致考察罷任四人皆宜收復又四人之中九疇爲最今文武將帥未見如此人者頻遭罪黜人多疑之或謂臣屢薦九疇不慮遭衆耶臣謂今

文武將帥中既未有如九疇之人若竟不洗白則無

有如此之人亦將懲役効忠逐至莫捐軀命所以不憚再三於陛下也今夫主有十僕一僕不愉衆皆忌之鄰盜誣之間于左右而因信之左右信之言于主人而遂逐之一老僕終夜哀號思欲代逐日憶一僕枉陷不足深惜顧今主家皆以爲戒莫肯用力伏惟聖明察臣此意

上用吳儒必進九疇竟罷世寧自巡撫四川召爲兵部左侍郎繼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在官首尾二年耳素多痼疾至兵部疾益甚求致仕復上言臣屢進瞽言無益於用蒙恩弗罪累當知止今病困之極恐一朝亟死終負聖慈切惟天生才德異常之君必使之遇天下難處異常之事夫惟用人

行政必如祖宗創業所爲而後可保祖宗之天下若
僅如守成之君惟用守常之人則持祿固寵天下殆
矣陛下才德超邁古今然實遇天下難處異常之時
也初繼大統欲尊所親本爲正理可一言定乃以事
稍異常羣議横阻因心衡慮數歲始成所以竟尊大
倫成此大孝者陛下天性發于至誠也今天下民窮
天變禍基所伏其事之難處百倍尊親陛下必深念
之矣夫親親仁民道本無二陛下推昔日尊親成此
大孝而爲今日必欲救民保此大業則靡言不聽靡
才不用靡善政不行矣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往惟一

歲荒歉今歲歲皆歉此冬少雪誠恐來歲又旱陛下
至仁惻惻發帑出賑貸民輸租不知有司曾否奉行
也抑何日聞饑莩之多又先不體上心爲之豫言豫
處也臣知陛下體天愛民無不如古帝王無不如我
祖宗所以致此實繇臣等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不迨
也天下之事盡在六部六部之中吏戶尤重日見廷
推所及皆衰憊慎默徒保名位有一輸忠爲國任事
之人衆且謗議大則罪小則斥矣今天變民窮如此
一朝有事有誰敢當一有敢當必推之於外阻之於
內使其掣肘難行半塗而廢志不能遂窮促死矣繇

是衆欺陛下曰如此之人不可用也今天下事有可一人一日了者必使衆人牽滯令其終年累月而不能了有可一言一日決者必使衆論牽纏令其連篇累牘而不能決此所以事日廢民日窮也天下者祖宗天下陛下天下天下之民陛下赤子也猶昔追崇皇考聖母者陛下父母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臣又願諸爲大臣者皆以古語存心曰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繇是任賢去邪而天下大治矣陛下試郎臣世寧之任名問當道曰此人居兵部稱否天下有事可

託之否彼如曰可則應曰如此衰病如何可使一朝
身死誰可代之令其急求二三人以代不可臨時倉
卒又用如臣者塞官也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
於此天下疆土田賦無加也而內外用度比舊數十
倍歲豐猶且不足歉歲又何能贍必有通變才能之
人理國如家然後可濟今得戶部善理財吏部善用
人則生民自安邊境自定盜賊不憂起夷狄不患侵
矣不幸盜賊起夷狄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
戶部所蓄之財以贍軍故吏戶二部重也臣兵部仰
二部者也選將備武兵部平時守邊責耳若遇中原

益起專命將帥武人貪功嗜殺必難猝定而民命已殘惟得文臣有方略者監統之則相機度勢撫捕兼施然後脅從可散首惡可擒也陛下試問當道今得如是幾人儲養在京緩急可用否再以臣世寧昔所論建而試問之此人言事果可行否所薦之人果可用否彼如曰不可則曰言事不可用是不知事也薦人不可用是不知人也正當急求人易之耳是不惟保全臣亦保全天下事也夫賢者天下利器也早得而用之一日即能早一日治天下事陛下試一留神默察焉必無不當用人當而後善政可行民生可救

大業可保也如臣衰憊之極病弱膽小恐誤天下事
誤陛下事伏惟特賜昭斷臣力病狀死上言再三留
之竟許謝病歸頃之起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不赴卒
上聞訃輟朝贈少保謚端敏賜祭葬郎寶謂世寧疾
惡如讐好善猶己而席書稱之曰胡公立談似結舌
論事若懸河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繼知兵早夭世
寧調兵江西方他出兵官領兵入見繼繼曰是兵素
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繼指示進退離合之
勢甚詳既三日世寧歸閱兵官所領兵大異之詰曰
公等何以如此曉兵具實對世寧嘆曰有子乃自失

之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云

郎曰世寧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奸也過有甚此者麤䟽輕淺也然則無可取歟曰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有有利國家雖死弗避持是終身焉而氣質之偏庶乎有改也或謂世寧任數少容夫濟變安能舍智哉

李承勛　吳廷舉　何孟春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裔父田成化

中爲戶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田
計黔瀘夔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輓蠻平擢
廣東左參議海南夷酋那恂叛田渡海抵巢穴諭服
之仕至右副都御史以不謁汪直重縉紳間承勛年
二十舉弘治六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彊力行古
政歷南京刑部郎中與胡世寧魏挍余祐相善時稱
四君子正德三年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
西盜起瑞饒撫贛諸郡皆被賊承勛至贛賊方犯新
淦參政趙士賢被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
勛多方防禦寇退六年靖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

權等攻掠州縣殺人萬計參政吳廷舉入寇壘爲所留代者副使吳一貫亦沒于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寇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害承勛單騎入寇軍名賊黨王奇說降之奇來見摻得其衷刃縱使還奇復與其黨來則謀舉火爲應承勛乘之寇以大潰擒斬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寇王浩八聽撫復叛都御史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兵貪暴甚賊承勛獨約束一軍設伏裴源復斬首百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黎安欲奪之誣承勛竄賊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

績顯著得出超遷浙江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巡撫遼
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時殺掠市人巡按御史葛檜
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略戰守兵部以承勛言上遂
使往承勛以開原一鎮孤懸賊境密邇奴兒干諸夷
邊城頹壞賊往來莫禁民困不支奏請修築城堡起
定遠慶雲次古城鎮夷以及松山柴河諸要衝爲垣
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
來逋逃三千三百有奇墾田四千五百餘頃又城中
固鐵嶺蒲河撫順諸要害垣塹墩臺視開原三之一
兩月報竣陞俸一級是爲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
靖六年左都御史缺吏部以承勛及工部尚書胡世
寧上上用承勛趣傳赴職是時天子勵精圖治收名
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著于時者莫不在位尋陞
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頤壽罷上加承勛太子太
保使爲之刑部班秩亞吏部復使爲愼選也承勛自
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上嘉納焉頃之上欲作新
戎政復團營舊大學士楊一淸言兵部尚書職重事
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
充之上又特命承勛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提督團營軍務賜璽書及御製詩一
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寧等頻見諮訪承勛亦
孜孜爲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七年以疾乞休因疏
時事所急者上下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
兵部尚書卒特命承勛專領尚書事兼團營如故時
岑猛弄兵于田州沙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洮
岷甘肅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
報日至承勛繼世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
品考滿上親製手勅褒嘉賜羊酒寶鏹十年春以風
霾示異奉詔陳備邊策因言今天下夷虜之患凡五

所以備之不過豐財用材兩途而已豐財之道在備豫用材之道在器使疏入即下諸司條議舉行亡何暴卒於官舍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為文遣祭恤典有加賜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學有淵源濟以廉果言議風采閫切通明握兵南北深識夷虜情形而通達國體練習庶務每集議朝堂感慨辯論所奏前後數十皆切於當世從兄承恩郎中承芳大理寺副承著承顏貢士承芳不樂仕進隱黃公山下以講學賦詩為樂承著善居喪從陳獻章游亦隱黃公山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于鄉二十
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罷縣諸浮費壞斥淫祠觀寺
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
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
盜後少子改行泣愬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倨直好
氣節上官莫敢干劉大夏爲廣東左布政使每延館
廷舉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
有權璫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滽滽檄名廷舉
廷舉入見滽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
院難爲檄故面語公公留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奔命

謂大人有重委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若例不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爲之趨出巡按御史汪者曰吳令頗拒上市能所壞淫祠斥寺觀以其材作土堤闢書院修學宮亡儀乎盜盜門竟撤之殆盜賂耳即捕盜令自首賂令令乃撤門標不即理前事廷舉因服梏手分折費眞竹木碎屑具列斤兩盜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廉令汪大慚止廷舉以剛伉不得超遷滯郡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廣東盜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則平十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璉崇括省帑令解京師

衆謂當齎鹽入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也請留之備軍瑾大怒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鶴入廣貫辦不法太監忠鎮守橫恣者二十事忠亦訐奏廷舉逮繫詔獄無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謫戍邊會風霾示變放爲民其年瑾誅遷雲南副使江西盜起總制討之數年無功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廷舉才略隨遷江西參政至則督兵攻靖安寇胡雪二者無功既單騎入姚源賊王浩八壘諭之降爲浩八所羈廷舉居數日不見恐行坐吟詩陰伺得賊要領因用其巨力

而譴微輕者啗以利令僕妻其女聘胡世寧方以按察使討賊騰檄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因與椽澄執酋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又二年追姚源賊於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於裴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尊副使李夢陽而請之顧其音響不諧大爲夢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日乞休不俟命解去既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略廣西轉左布政湖南饑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南定地諸夷界寧庶人且反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都御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與代也世宗即位

名爲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匡君竭忠而補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捄時都御史之職當辯理冤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招權納賄誤國開邊臣於此曾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謟事錢寧臣於此時不以風聞糾過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先帝南狩有請寶之從無廻鑾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先帝南事日非既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輸替獻

箴昔者張綱埋輪於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面
陳於彥博韓愈著論於陽城歐陽移責於仲淹陳瓘
致規於曾布朱熹削簡於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閒
有媿七賢不敢就職謹乞骸骨歸疏入改南京工部
又轉南戶部遷南廵撫右都御史蓋立朝五日而已
大禮議起廷舉請延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
淸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
非不報廷舉雖與夢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於朝而
廷舉先爲江西時德興縣有致仕布政使舒淸者嘗
治禹州掘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爲公後在廣西却

土官饑■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
擾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米廩
下吏部寢不行至爲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
法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
執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腆者方操兵教
場聞波事名兵前衝圍太監道擐臂大呼扼太監頏
落其帽諸兵皆助鬬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
者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爲辱入奏之世宗
命械繫波景腆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黷所以
魚肉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謫景腆遠方黜志聰罷之

廷舉遲引見景暘壯焉爲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波閩縣人景暘晉江人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其疏乞休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戶部主事陳琛以詩規廷舉廷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郎歸矣遂再疏請疏引白居易張詠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閑人天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閑煞老尚書之語疏中有嗚呼二字上怒廷舉悔慢無人臣禮令致仕亡何卒廷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瓜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玘爲同舍生玘以貲貢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兒事之玘主

僕皆病痢僕死廷舉身爲煑粥負之解後晝夜十數
反其在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
當迎廷舉獨經紀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
弟廷弼亦爲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
廷弼曰君子仕則爲君兄彊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
規哉廷舉被逮時廷弼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
通飲食者廷弼著舉人巾服操食食兄卧其械下刑
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爲奏記吏
部尚書張綵綵捄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賛其孝友隆
慶初贈廷舉太子少保謚清惠

何孟春字子元郴人本廬陵人元時有爲郴桂都統者遂家焉祖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說刑部郎皆知名說字商臣有勳戚以私怨誣指揮某殺人東廠緝行下諸理商臣察其情請尚書反之尚書從商臣言爲及奏上如尚書議指揮某得脫客賀商臣商臣曰法不自法官主持而藉諸貴近是爲失職與有耻焉又何賀也孟春幼穎異爲黎淳所賞長從李東陽游東陽讀其文曰表吾楚者此子也年二十登弘治八年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弘治十一年閏十一月日食下詔求言孟春應詔上萬言書極言時事而先之以果聽斷公委任以箴上德時論韙之孟春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疆埸慨然有

彎弓之志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熊入市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幷陳當飭戎備盜孟春言熊之爲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亡何禮部燬或問孟春驗何占書孟春言初無占書記宋紹興己酉永嘉縣有熊入市太守高世則謂其倅曰熊於字上能下火郡宜愼火已永嘉縣災某談所記不意驗也出爲河南參政分守三道治稱仁明居三年擢太僕少卿老幼傾城擁車澆酒道傍以謝馬足既至上言馬政利病兵部以爲條式寺儲馬價縣官欲取他用孟春奏寢之遷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蠻夷盜賊充斥孟春處置撫諭多所解散獨
十八寨黑羅久作不靖出沒流劫嘯聚至千百餘孟
春與巡按御史陳察議征朝命許之解散羅雄越州
邑市諸縣蠻之爲羽翼者先是滇石能言更有妖蟒
助賊作霧孟春爲文祭蟒蟒飛石裂遂剋之磨崖而
碑之曰石有聲賊則滅白蟒去黑玀磔撫巡御史親
持節旣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失嵲孟春性尚
剛褊常書脩玠之言以自戒居常好讀書兼喜飲酒
其所讀書參互考訂博而能精曆數兵法奇遁醫藥
皆臻其妙丘濬嘗輯醫鈔孟春益抄廣之至是發在

官藏錢買藥給方下牒州縣曰雲南夷玀之地饒毒瘴尚鬼蓄蠱疾不服藥當職巽時閲故閣老丘公感避難止小兒哭法因而廣抄方書遂憶諸書中如宋陶學士大道方可療阻饑蘇學士聖散方可消瘴癘丘抄皆未之及因續而廣之夫二公用覩藥効手書示世政貴養民何小可忽寘應靈契諒非濶迂越瘠秦肥當無阻格世宗元年陞南京兵部侍郎論平十八寨功改立十八寨爲永昌府增長官司五守禦千户所五明年改吏部與喬宇林俊彭澤汪俊輩皆以拔擢人才爲己任大禮議起孟春前後三疏張璁爲

大禮或問十三條孟春遍夕作十三難破之遂與百
官伏闕請上怒孟春首倡以大臣僅奪其俸尋調南
京工部居二年引疾退許之明倫大典書成削職爲
民孟春勇於敢爲歷仕三朝屢陳讜論當伏闕時有
老中貴識之曰此公先朝言事多已今尚爾邪所著
書始名案垢既家居畢平生撰述得六十餘卷名餘
冬序錄其曰案垢者謂夫物不日新必垢案用書室
垢惟筆墨然亦須滌今者筆垢于楮意在求新而餘
冬自序之文則言魏董遇好讀書謂學當以三餘冬
者歲餘夜者日餘陰雨者時餘甯越受業十五歲爲

周公師其言人休不休人卧不卧者此以山時之餘而東方朔自謂三冬足用蓋歲餘邪晉皇甫謐自言晝恩作勞夜甘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惟李冬之末纔得一旬學亦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枕假寐而已士安實鼎蓋於日時之餘亦不暇學矣予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鞅掌政務顧三餘時有南部幹局稍閒理繹舊稿乙酉冬閏稡有成帙養痾歸山益多長晷命兒子編輯亦適戊子冬閏編帙序目起畢𦘕盡極陽錄名曰餘冬夫予之爲學猶是閏耳且不足比昔賢之歲况

乎時日孟春他所考訂註釋尚多學者稱爲燕泉先生隆慶改元贈禮部尚書謚文簡遣官造墳諭祭子仲芳舉人竟夭絕郴城西有泉春滿秋平楚人謂燕來水盈燕去水平名泉曰燕郎曰吳廷舉何孟春皆據經守道之臣而淹貫學問廷舉從李獻吉學詩不諧遂生睚眦之釁此與捶胸嘔血何異崔子鍾曰鋭頗識當世士大夫如吳公鮮儷也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能否此外優爲之